蜀山劍俠傳/1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九一回　雪虐風饕 悽絕思母淚　人亡物在 愁煞斷腸人

下一回▶

蕭逸無計慰解，急得不住亂打亂抓，捶胸頓足，號啕大哭，悔恨不已。這一來，先將三個小兄妹哭聲止住。蕭珍首先從被窩裏伸出手來，抱住蕭逸頭頸，急喊：「爹爹！」兩小兄妹也爭着撲上牀來，齊爬向蕭逸身上，啞啞亂喊。蕭逸想不到哭聲因此而止，立時將計就計，哭說道：「孩兒哭，爹爹心疼。要爹爹不打，非得你三個乖乖不哭纔不打呢。再要哭，爹爹就要死了。」蕭珍忙說：「兒不敢了，爹爹不打。」兩小兄妹也搶着嘴動手搖，意似說爹爹我不哭了。蕭逸見一個大的凍得死去活來，兩個小的哭得失音啞啞，嘴皮亂動，不能吐字。暗忖：「兒女都是如此至性剛烈，以後每日牽衣索母，哭啼不休，這種悽苦日子如何過法？」一面心酸腸斷，還得設辭來哄勸。好容易硬說軟說，連哄帶嚇，將三小兒女勸住，又想起他們晚來俱未進食。悔念一萌，又妄想這麼大風雪，村外荒山絕地，妻室或者尚未逃出村去，無奈自己無法分身尋找。想了想，反正明早村人不見妻室，也是難免丟人，不如早些發動。但盼和愛子一樣，尋得人回來更好，否則尋來屍首，也總算生兒育女，多年夫妻一場。忙命雷二娘速去樓上撞鐘聚衆，等近處的人到來，不必相見，可說女村主雪前外出，迷路不歸，恐有疏失，傳佈全村分頭尋找。那鐘就在房後峰腰鐘樓上面，除有令典大事，或是甚麼凶警，輕易不能擅撞。雷二娘明知主婦死屍必在竹園以內，被雪埋上，祇是不能出口，領命自去，依言傳語不提。

雷二娘走後，室中火已生旺，火盆內紅焰熊熊，室中逐漸溫暖。蕭逸取來衣服，將愛子

溼衣換下。又換了一牀乾淨棉被蓋好。由果盆內取了些柑子，遞與兩個小的。又將紅糖衝的薑湯，與愛子服了一碗。耳聽樓上鐘聲噹噹噹響過兩陣，大雪阻音，甚顯沉悶。過了一會兒，纔聽雷二娘在堂屋內和來人說話。蕭逸方寸已亂，守着三個心愛的小兒女，頭昏心煩，反鬧得一點心思也沒有，不知該想甚麼是好。最後還是蕭珍顫聲說道：「爹爹，我不哭。你叫二娘打鐘，是找我媽麼？我已把竹園都找遍了。」說罷，兩眼眶中淚水早忍不住似斷線珍珠一般掛了下來。這一句話把蕭逸提醒，纔想起今日家庭中發生如此鉅變，祇顧尋救愛子，竟忘了向雷二娘詢問妻室出走經過。她平日會帶小孩，最得主婦信任，怎會將她點倒在地？莫非阿鴻那個畜生去而復歸，與賤人相約偕逃，被二娘攔阻，將她點倒不成？想到這裏，不由忿火中燒，咬牙切齒。正欲出口咒罵，一眼望見愛子滿臉淚痕；蕭璇、蕭璉兩個小兄妹，一人手裏捏着一個柑子，也不剝，也不玩，並坐牀上，一同眼淚汪汪望着自己，好似靜盼回話。當時心腸一酸，沒罵出口，心想：「蕭珍既知往竹園尋娘，也許知道一點。」便向他道：「乖兒莫傷心，我定跟你把媽尋回就是。」還要往下問時，蕭珍流淚答道：「媽被仙人帶走，要好幾年纔回來的，爹往哪裏找去呀？」蕭逸當他初醒胡說，便問：「這裏哪有仙人？你祇說你媽走是甚麼時候，你在屋裏麼？有別人來過沒有？」

蕭珍泣道：「白天爹爹喫完飯一走，媽媽叫二娘黃昏前再進來帶弟妹，她要帶我們三弟兄睡個晌午。回房以後，連餵了弟弟妹妹三回奶，喝了好幾大碗米湯，奶頭都被弟弟妹妹咬紫了，還要強餵，說：『我把這剩的點精血，給你兩個小冤孽喫個飽吧。』我問媽媽爲甚麼叫弟妹是冤孽，媽媽把我抱住親熱，叫我們三個喊她，又逼着叫我也喫一口奶。我喫了一口，祇是溼陰陰，連一點奶都沒到嘴。那時媽真把我三個愛極了，又親弟弟妹妹，又親我，一個也不捨丟下似的。過了一會兒，弟弟妹妹睡了。媽便拖我陪她，說孃兒四個一齊睡晌午。我睡在枕上和媽對臉，說舅舅回家，二天還來的事，不知怎的，我也睡着了。好像還聽得有人和雷二娘說悄悄話，聲音很低。天冷，我想再睡一會兒，等媽喊我再起。閉着眼睛，翻了個身，越等越沒聽媽喊我。我再裝睡翻過身來，偷眼一看，媽已不在牀上。喊了兩聲，不聽答應。天都快黑了，外面有風，還不知道下大雪呢。連忙爬起，屋裏火也滅了。弟妹睡得很香，冷清清的又沒有燈。跑到外屋門口，遇見二娘倒在門口地上。忽然想起媽媽睡時，和我說過她愛竹園風景，少時說不定要去一趟，你爹回來，叫他去那裏找我，那裏蛇多，你卻不許前去的話。又找出一根上次回家掃墓的鋪蓋索，說是年下捆束東西用。當時我正想睡，沒有留心。這時連喊二娘，她祇哼哼，爬不起來。我去拉她，她將眼皮連擠，叫我莫拉。問她媽呢？她不會說話，祇拿眼睛朝外看，流下眼淚水來。我忙問是走了麼？她卻眼淚汪汪眨了兩眨。我本有點心驚肉跳，覺得媽媽要有甚麼不好，見了這樣，一着急，便往外跑。出門一看，天正下着大雪。媽

最愛乾淨，這般大雪天，怎會出去？再想起今天說話神氣古怪，與往日大不相同，又和爹爹打過一架，越發擔心。忙跑到竹園裏一看，一根鋪蓋索，打了個活釦，懸在大竹竿上。地下有媽媽的腳印，雪還未蓋上，好似纔到過沒有多久。可是走出幾步，就沒有了。急得我在竹林裏面哭喊亂跑，滿處找媽媽。風又大，雪又大，一直沒聽迴音。後來我把竿竿竹子全都摸遍，周身凍木，也未找見媽媽。對面一陣大風夾着一堆大雪打來，一個冷戰，倒在地上。耳邊好像聽見有一個女人口音說道：『癡兒，你母親在此尋死，被仙人救走了，莫要傷心，過幾年定要回來的。你爹就來救你，且委屈你受一會兒凍，應這一難吧。』以後便人事不知。醒來在爹爹牀上，又好像是做夢一樣。這幾句話先都忘了，後聽爹爹叫二娘打鐘，纔想起來的。」

蕭逸話未聽完，既痛嬌妻，復憐愛子，不禁淚如雨下。雖然疑姦之念未釋，聽到她母子如此可憐，早把適纔忿恨之心又消滅了個淨盡。暗忖：「照此說法，和她午飯前後神情，分明早蓄死志。既尋短見，爲何索在人亡，遍尋無着？想因這等死法不妥，臨死變計。屍首必然還在竹園附近，時候已久，斷定必無活路。」想起平日恩愛之情，悲痛欲死。始終仍未把仙人救走之言信以爲真，祇是萬般無奈而已。蕭逸最受全村人愛戴，一聽說蕭逸主婦雪中失迷，除畹秋和蕭元、魏氏三姦外，人人焦急，無異身受。又都知他夫妻素日和美，人又賢能端莊，誰也沒往壞處想，都打算把她尋救回來。一時鐘聲四起，紛紛點起風雨燈，分頭搜尋歐陽霜的下落。

蕭逸在房內守着三個愁眉淚眼的愛兒愛女，眼巴巴盼着把愛妻尋回。連番命人查問，俱說無蹤。找過兩個時辰，全村差不多被村人尋遍，終無蹤影。這時雪勢已止。雷二娘因小孩大人全未用晚飯，招呼下人端飯進來。三小兄妹俱都想娘，湯水不沾。蕭逸自己自是吞嚥不下。因兩個小的乳未全斷，又命人去請兩個有乳的村婦前來。小孩哪裏肯喫。人又聰明，先喫蕭逸苦肉計嚇住，俱不敢哭，祇是流淚不止。這無聲之位，看去越發叫人不忍。急得蕭逸不住口心肝兒子亂叫，甚麼好話都哄遍，毫無用處。料知絕望，猛想起愛妻或許翻山逃走，又存了萬一之想。恰巧兩個心愛門徒進房慰問，並說全村雪地發掘殆遍，不見師孃蹤跡。蕭逸無法，悄悄對他倆說了心事，料定這般大雪，歐陽霜也不會走遠，既想逃生，必在近處覓地避雪。命他作爲自己意思，先不向衆人聲張，約幾個同門，俟天微明，翻崖出村尋找。門人領命去訖。

這一鬧直鬧到了天明，好容易把兩個小的哄睡。蕭珍一雙淚眼，已腫得和紅桃相似，口口聲聲說：「媽被仙人救走，找不回來了。誰害她這樣去尋死，我明天問出人來，非殺他給媽報仇不可。」翻來覆去，老是這幾句話，人和癡了一般。蕭逸無法勸解，枉自看

着心痛。那雷二娘因受奸人挾制，不敢說明，給主母辯冤。先也以爲人必死在竹林之內，嗣見找了一夜，沒有發現屍首，好生奇怪。知道主母行事，曾留信向自己託孤，歷述受冤中計經過。還留有一封給蕭逸的信，尚未拆看，便被畹秋來此私探，一同強索了去。照她函中語氣，必死無疑，決不會再逃出去，坐實她與兄弟姦情，跟蹤同逃。深信蕭珍仙人救去之言，上吊繩索尚在，人卻無蹤，是一明證。如真被仙人救走，異日回來，有甚面目見她？想起平日相待之厚，不由愧悔交加，心恨畹秋入骨。有心全盤托出，無奈適纔祇當主母已死，身受奸人脅迫利誘。蕭逸幾番追問日間情景，俱照畹秋所教，說主母走時，怒罵蕭逸薄倖，自己縱有不是，怎無半點香火之情，又打又罵，日後做人不得，決心一死。託孤與雷二娘，命其照看小孫，言下大有要二娘嫁與蕭逸之意。走時，二娘哭勸攔阻，纔將二娘點了啞穴，徑自奔出，不知何方去尋短見。這時一改口，豈不變成與三姦同謀，陷害主母？話到口邊，又復忍住，枉自虧心內疚。不提。

捱到午前，村人發掘無迹。漸知昨日夫妻因事反目，村主內弟又在事前不知何往，俱猜歐陽霜爲護孃家兄弟，與夫口角失和，負氣走出。一樣以爲大雪阻路，必還走得不遠。通路事前沒有村主之命，不能開放。再加水道冰凍，不能通行。多半跟蹤衆門人翻出崖去，滿山尋找。誰知鴻飛冥冥，戈人何慕，白白勞師動衆，受盡艱辛，不特人影未曾見到，連去的痕跡都沒一點。衆人力竭智窮，祇得掃興歸報。畹秋等三姦，先假裝着隨衆瞎找；天明又裝作關心，前往慰問。三姦見蕭珍怒目相視，因他腫着一雙眼睛，以爲哭久失眠所致，並沒想到蕭珍聰明絕頂，日裏聽母親再三囑咐，說三姦均非好人，從此不要去理他們。尤其是留神看着弟弟妹妹，不要畹秋抱，纔是我心肝兒子。祇可把這話藏在心裏，千萬不可說出，否則不是孝順兒子。這幾句話，本就牢牢記在心裏。及見乃母一失蹤，尋思前言，頗疑受了三姦之害，已是疑恨交加，不過心深，沒有發作罷了。三姦當他小孩，不曾在意，終於喫了大虧。這且不言。

畹秋一見面，故意用隱語暗點蕭逸：「怎麼不好，也該看在多年恩愛與所生子女分上，萬萬不該操之過急，鬧出事來。我以前早就看破，想弭患於無形，所以屢勸早爲乃弟完姻，不肯明言，便由於此。不知怎的，竟會被你看破，也不和人商量。就說村人平日重她爲人，不疑有他，不致出醜，丟下這些小兒小女，看你怎了？」把蕭逸大大埋怨了一番。蕭逸也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誤中奸人陰謀詭計，把全村無人肯信的醜事，會認假爲真，把一個賢惠恩愛的結髮妻，幾乎葬送。仇人明明在那裏幸災樂禍，竟會聽不出來，聞言祇是搖頭，一言不發。過午以後，出尋村人相次迴轉。先去的十數人，內中頗有兩個能手，力說師孃定未翻山外出。想起愛子之言，難道愛妻真個冤枉，仙人見憐，將她救走不成？但看她事發時情景，又那般逼真，處處顯得心虛，是何緣故？痛定思痛，

把頭腦都想成了麻木，終是疑多信少。這一天工夫，三個小孩子也不哭，也不喫，眼含痛淚，呆呆竟日，全都病倒牀上，蕭珍更連眼都不閉。蕭逸恐自己再一病倒，事情更糟，勉強又勉強地撇下愁腸，極力自己寬解，略進了點飲食。無奈創矩痛深，越這樣，愁悔痛恨越發交集。似這樣過了三天極悲苦的日子，眼看小孩俱都失魂落魄，似有病狀，連請高手用藥，入喉即吐，全不見效。蕭珍已是三夜失眠。小的兩個，更是淚眼已枯，時而見血，小口微微張動，聲音全無，周身火一般熱。眼看三條小命，難保一條。蕭逸見狀，似油煎刀絞一般。暗忖：「好好一個家庭，變得這樣愁慘之狀。倘子女再斷送，有何生趣？」一着急，不由長嘆一聲，昏暈過去。

這時恰值雷二娘剛剛走出。一些來慰問的村衆見他父子如此，自知無法解勸，俱都別去。誰也不知道蕭逸暈死牀上。等過一會兒回醒，眼還未睜，耳聽蕭珍和兩小子女急喊爹爹，雖是哭音，卻甚清脆。兩個小的失音已久，便是蕭珍也數日不眠不食，喉音早啞，有氣無力，與兩小兄妹病臥榻上，起坐皆難，口音怎會這等清亮？方疑是夢，耳聽哭喊之聲越急。雷二娘正由外面聞聲奔來，同時覺着小孩俱在身上爬着。試睜眼一看，果然三個小孩俱都爬起，伏在自己身上，連哭帶喊。二娘喜得直喊：「神仙菩薩保佑，一會兒工夫，他三個小娃兒病都好了，真是怪事。」蕭逸喜出望外。自己深明醫理，知三小孩思母成疾，心身交敝，分明心病，無藥可醫，再有三日，即成絕症。就算乃母歸來，了卻心願，這等內外兩傷，精血全虧，也須調治多日，方能告痊。怎好得這般快法？尤其是自己一醒轉，三小全都破啼爲笑，現出數日未見的笑容，彷彿愁雲盡掃。平日家庭快樂已慣，還不覺得，人在絕望之餘，忽然遇此夢想不到的幸事，立覺天趣盎然，滿室生春，不由愁腸大解，心神爲之一快。祇是事太奇怪，方欲問訊，小的兩個已拉着蕭逸的手，爭搶說道：「媽媽好了，過年就來帶我們呢。我肚子餓，要喫稀飯。仙人還許我喫奶呢。」

蕭逸聞言，心中一動，忙問蕭珍：「你三個是怎麼好的病？」言還未了，蕭珍已接着答道：「剛纔爹爹一聲嘆氣，暈倒牀上，我着急想起，沒有力氣，祇喊了兩聲。忽然一道電光，從窗外飛進來，屋裏就現出一個穿得極破，從未見過的婆婆。我一害怕，想喊二娘來催她出去，她就說了話。一聽，就是前黑夜我跌在雪裏，說將媽救走的那女人的口音。我忙問她：『你是救我媽的仙人麼？』她說：『是的，你這娃兒真聰明，真有孝心。你媽現在我庵中學道，要過些年纔回來。我來是爲救你們三個乖娃兒。你們病得快死了，喫了我的藥，立時就好。你媽現在好着呢。到時自來看望你們。不許亂想，想出病來，她一知道，就不愛你們了。』隨說，隨嘴對嘴，朝我們每人嘴裏吐了兩口香氣。我覺得有一股熱氣，從喉嚨裏直燙到小肚子底下，立時身上就輕了，頭也不暈了。弟弟妹妹也

不啞了。我見爹爹還沒醒轉，剛跳起拉她，那婆婆說：『你爹爹太沒情義，本來不想管他，看你三個分上吧。』說完，在爹爹頭上打了一下。又是亮光一閃，無影無蹤。我們纔喊了兩聲，爹爹就醒了。」

蕭逸早摸了子女脈象，果然復原，好生驚訝。小孩不會說謊，而且三個小孩病象本危，如非仙人憐救，怎會好得這麼快？照此一看，愛妻外遇一節，頗似出於誤會。心裏悔恨，一着急，頓覺頭腦沉沉，神昏心顫。知道自己勞傷太甚，再要過於悲苦，決不能支。如真事屬子虛，鴻飛冥冥，斯人已遠，仙人雖有他年來探子女一言，究屬難定。子女方得轉危爲安，自身莫再病倒，先顧眼前爲是。祇得勉抑悲懷，暫撇愁腸，不再思慮難受的事。見蕭珍說完了話，仍然出神發怔，在想心事。兩個小的，已一迭連聲說肚子餓，要喫好東西。雷二娘早備好粥菜在外間小風爐上，聞言便跑出去取來。便勸蕭珍道：「你媽被仙人救去，乖乖自己聽見看見的，雖說暫時不能見面，將來你媽成了仙，便會騰雲駕霧。那時回來，還教你們也會駕起雲，在天上走，那有多好！我兒還急甚麼？你看弟弟妹妹多乖，都肯喫東西了。你也乖些，喫一點，好叫爹爹放心。再不聽話，你媽沒死，成了仙，卻把爹爹活活急死，你不是不孝麼？」

蕭珍忽然作色道：「媽媽既做仙人徒弟，早晚也學成一個仙人，這比在家還好得多。現在祇有替媽媽歡喜，並不想她沒學成仙就回來。我是在想爹同媽素來好的，從未吵過嘴，爲何昨天晌午，爹爹卻打她罵她，逼得媽媽往竹園去上吊？我想這裏頭，一定有一個像媽媽說的惡人，向爹爹搬嘴，要不舅舅怎會好好地忽然不回家？請爹爹快說出這個惡人，我也要他的命！」蕭逸聞言，心中一動，暗忖：「仙人之言，妻子並未與人苟且。但他姊弟並非同胞，既已自認，箱中繡鞋和歐陽鴻臨去之狀，情弊顯然，在在使人不能無疑。畹秋與她雖有前隙，但她嫁後，夫妻情感極厚，又事隔多年，平日和愛妻更是莫逆。聽她事前不肯明說，分明志意保全。就算自己疑心，因她勸與歐陽鴻完婚而起，也是愛妻和歐陽鴻平日形迹過於親密，毫不避嫌，引人生疑而致。況且畹秋並未公開舉發，怎能說她陷害？倘真負此奇冤，既肯以死自明，豈有身後不遺書遺言之理？雷二娘是她親近，祇因攔阻，被她點倒，並未留話；昨晚遍搜室內，也無片紙遺留。好生令人不解。」

越想心思越亂，又覺頭暈起來，不敢多想，祇得又自丟開。平日那等聰明，當時竟未想到三姦陰謀。惟恐小孩無知，胡猜仇人闖禍，更無法和他明言，祇得佯作慍色，低喝道：「你媽亂說。是我不好，你媽爲了袒護你舅舅，我和她言語失和吵嘴。她覺得掃了面子，自家心窄尋死，哪有甚惡人害她？如不因此一來，你媽也不會被仙人救去學仙，要你報仇作甚？這裏都是你的尊親長輩，弟兄姊妹，無一外人，外人也進不來，小孩子家少胡

說些。」蕭珍遲疑了一會兒，答道：「我也知道爹爹不會說出，這惡人一定有。媽在白天還和我說，明早爹爹就知道害她的人是哪一個。我不在旁便罷，如若得知那惡人，叫我不但武功沒學成時莫去尋他，省得我也被他害死；即使學成，也須等到人來，問明爹爹，暗中出山，尋來舅舅，一同要他狗命，替媽報仇。又說那惡人現在村內，和我們時常見面。叫我從明日起，不要一人出門；上學時，要結伴，還要雷二娘抱了弟弟妹妹接送，同往同來。到家不許離開爹爹，爹如有事出門，最好跟去，寸步不離。要不就不許離開雷二娘。我那時還問，媽媽難道不在家麼？她說，她恨爹爹糊塗沒天良，明日起，要搬到樓上去唸經，永不下樓見爹爹了。叫我除了爹爹，祇聽雷二孃的話，祇有二娘是個好人。誰想到她說這些話，是要尋死呢！這些話，對別人我都不說一句。不過我想媽媽一定留得有字給爹爹，我祇因恨極惡人，想先知道是哪一個罷了。爹莫生氣，不說就是。好在我學成武功長大，媽早成仙回來，終會對我說的。」

歐陽霜尋短見時，胸有成竹，原極從容。曾把三個心愛子女哄睡，將二娘喚至面前託孤，執手叮囑，告以冤苦，並給丈夫留下一封長函，明述經過，斷定一切均出三姦陰謀暗算。知丈夫聰明，受騙祇是一時，事後自能詳察隱微，爲之洗冤報仇。不料所託非人。雷二娘始而苦勸，因歐陽霜曾說心灰腸斷，死志已決，你是我惟一親人，故以心事相托，如若作梗，我必將你綁起，再行就死之言，雖知明攔無效，還想等歐陽霜一到竹園，即行喊人奔救，再把遺書獻出，這一來，主婦心迹已明，一樣可以不死。初念原好，誰知奸人窺伺，畹秋料知事發，又聽說蕭逸外出，早已冒着風雪，潛伏窗外。見歐陽霜去往竹園，二娘逡巡欲出，知必往救，忙從窗外繞到面前，攔着屋門一堵，先以威嚇，繼以利誘。二娘一時失了天良，竟爲甘言所誘，終於獻出遺書，照她奸謀行事。用苦肉計，由畹秋將她點倒在內室門口，又教了一套話。蕭逸初回所見階沿上的雪中腳印，便是畹秋忙中所遺。當時人尚伏身門外，偷聽動靜，直聽雷二娘把話說完，雖未全照自己所說，尚無破綻，覺着大功告成，方始回去。就這樣，當夜天明前，借着慰問前來，仍把雷二娘調到無人之處，着實埋怨恫嚇了一陣。

雷二娘受奸人誘迫爲惡，天良原未喪盡。這一來，覺出畹秋厲害，陰毒非常，深悔昨日不該落她圈套。又見蕭氏父子悲苦之狀，好好一個人家，害得這般光景。再想起主母臨去託孤，握手悲酸，視同骨肉，以及平日相待甚厚，愈發悔恨交集。後來主婦屍首遍尋無迹，蕭珍說是仙人救去，已疑未死。當日又聽蕭珍說起仙人到來，許多奇蹟，以及未了一番話，又是傷心，又是害怕。有心等蕭逸照着蕭珍所說一查問，豁出擔些不是，愧悔伏地，自承罪狀，幾番隱忍欲發。偏生蕭逸顧憐愛兒愛女過甚，創鉅痛深，恐怕病倒，無人照管，抱定火燒眉毛，祇顧眼前的主見，不敢再耗神思。既擔心愛子闖禍，又在專

心勸他喫點東西，明是破綻，竟沒查問。一兩日過去，雷二娘受畹秋蠱惑，偶然雖也良心發現，已沒有這般勇氣再吐真情。如此一念之差，以致日後無顏再見舊主，終於身敗名裂。這且不提。

蕭珍經乃父勸勉，又知乃母仙去，悲思大減，父子二人各進了些喫的。歐陽霜屍首終成懸案。第三日，蕭逸仍是病倒，醫治半月方癒。對人祇推說內弟隨己習武，無心誤傷，一怒之下，不辭而別。妻室護短責問，吵了一架，當晚歸來，已尋自盡。祇是屍體不在，存亡莫卜。兩小兄妹自免不了每日悲啼索母。好在蕭逸經此鉅變，每日家居不出，和雷二娘兩人盡心照料，晚來父子四人同睡。鬧過些日，成了習慣。可是一提起，仍要哭鬧一場。蕭逸室在人亡，睹物傷情，枉自悲痛悔恨，有何用處？中間想起愛妻去前，對愛子所說之言，連搜過好幾次遺書，終無隻字尋到。

光陰易逝，不覺過了好幾年。兩小兄妹已不須人，起臥隨着父兄，讀書習武，頗有悟性。蕭珍更日夜文武功兼習，仗着天分聰明，家學淵源，進境甚是神速。蕭逸也漸漸疑心畹秋鬧鬼，祇是不敢斷定，又無法出口。每日無聊，仍以教武消遣。三姦夫婦也帶了各自子女前來學習。人數一多，年時一久，內中頗有幾個傑出的人才。尤其蕭逸的表侄大弟子吳誠和畹秋的女兒崔瑤仙，蕭元之子蕭玉，三人最是天資穎異，一點就透。未一年上，蕭逸不知怎的，看出崔瑤仙爲人刁鑽，蕭玉天性涼薄，不甚喜愛。再加上三個小兄妹自從失母之後，始終厭惡三姦。對於崔瑤仙、蕭玉更是感情不投，背地磨着蕭逸，不要教這兩人。蕭逸憐他們是無母之人，先是曲從，後來漸漸成了習慣，對於二人不覺就要淡些。蕭玉、瑤仙從小一處長大，兩家大人同惡相濟，來往親密，雖都是小小年紀，耳鬢廝磨，早已種下情根。兩家父母也認爲是一對佳偶，心中有了默許，任其同出同入，兩俱無猜。初習武時，二人年輕好勝，常得師父誇獎，以爲必能高出人上。過了幾年，快要傳授蕭氏本門心法，連畹秋都未學過的幾手絕招了，忽然仍無音信。祇見師父不時命吳誠、郝潛夫等數人分別單人晚間入謁聽訓，愈發起了疑心。

歐陽霜被仙人救去，蕭逸不許提說，畹秋尚未知聞。起初勾結雷二娘時，本許她向村主進言以子女乏人照料爲名，娶她爲室，至不濟也納爲側室。誰知蕭逸曾經滄海，伉儷情深，雖然三姦羅網周密，疑念未盡悉除，但對此事，傷心已極。不但沒有納妾之意，反因自己是個鰥夫，小孩又磨着自己，病癒以後，差不多以父做母，兒女都隨父臥起。雷二娘雖仍信任，除有時令其相助照料子女衣着而外，祇命襄同料理家務，處處都避着瓜李之嫌，談笑不苟。畹秋見狀，明知無濟，哪肯隨便妄談。雷二娘人頗端莊，自審非分，本無邪念，一時糊塗，爲畹秋甘言利誘，一心靜俟撮合。一則羞於自薦，二則主母去時

種種奇蹟，時常惴惴不安。見主人這樣，哪裏還敢示意勾引。想起虧心背德，認爲受了畹秋所害，相對落淚，怨望之情，未免現於神色。畹秋卻當做所求不遂，心中懷恨，知她是個禍根。無奈對方防閑甚密，事後日在蕭家操作，永不與自己交往，再說私語，急切間無法料理。聽了女兒瑤仙之言，愈發疑心二娘氣忿時露了機密，因而蕭逸遷怒愛女，不肯傳授。知蕭逸夫妻情重，已疑乃妻有私，尚且如此，如知真相，必不甘休，頗着了好些日子急。嗣後暗中留意考查，看出蕭逸仍是夢夢，否則決無如此相安，對自己夫妻也是好好的，祇想不出他憎嫌愛女，是何緣故。爲免後患，謀害二娘，以圖滅口之念愈急，連用了好些心機，俱未生效。

轉眼又是寒冬臘月。也是雷二娘命數該終。蕭逸見愛妻鴻飛冥冥，久不歸來，愛兒愛女逐漸長大，不時牽衣索母，絮問歸期，本來創鉅痛深，與日俱積。山中地暖，自出事那一年起，再沒降過雪。這年偏在歐陽霜出事的頭三天，降下空前未有的大雪，接連三日，雪花如掌，連下不息。第四日早起，蕭逸因雪大停課，獨坐房中，睹景傷心，觸動悲懷，背人痛哭了一陣。想起祖父在日，最好交結方外，遍遊名山大川，訪求異士，暮年舉族歸隱。曾說生平甚麼能人都遇見過，惟獨心目中終生嚮往的神仙中人，以及道述之士，卻是空發許多癡想，白受許多跋涉，不特毫無所遇，連一個真能請召仙佛、用符咒驅遣神鬼的術士，都未遇過。就有幾個，也是處士虛聲，耳聞神奇，眼見全非。甚至神仙的對象，如山精夜叉鬼怪之流，也曾爲了好奇心勝，不畏險阻，常在幽壑棲身，深山夜行，不下數十百次，除了人力能敵的毒蟲蛇蟒、奇禽異獸之類，也是一樣不遇。可見神仙鬼怪，終屬渺茫。自隱此村，到此已經三世，從無異事發生。怎麼單單愛妻自盡那一天，會有神仙降臨，既救其母，復救其子，說得那般活靈活現？彷彿神仙專爲斯人而來。假如是真，珍兒曾聽仙語，不應醒來還那麼哀痛索母，直到自己暈厥醒轉，方改了語氣。此子雖幼，聰明異常，哪知不是乃母先教好這一套言語，故佈疑陣出走，託名仙去，借以洗刷清白？當時聞言，本未深信，偏生三個子女同時病重，都好得那麼快法，不由人不相信。記得第三日，自己便即病倒，神志昏迷，頭兩天事，回憶似不甚真。仙蹟多由二娘、珍兒事後重述，甚是神奇。祇恐並無其事，乍遭鉅變，神志全昏，誤信小兒之言，以僞作真。照那晚風雪嚴寒情景，愛妻翻山逃出，既有成謀，自然無顏回轉，勢非葬身荒山雪窟之中不可。否則仙人不打誑語，既說過兩年來看望，平日她又那般鍾愛兒女，哪有說了不算，一去不歸之理？

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蕭逸先對乃妻那樣忿極相煎，實由於愛之太深，故而恨之愈切。年時一久，一天到晚祇要回想到她那許多好處，已不再計及姦情真僞，苦思不已，越想念頭越左，直料到十有八九，決無生路。正在心傷腸斷，恰值雷二娘從家塾中陪着三個

愛兒愛女迴轉，淚汪汪齊聲哭進門來，吞聲哭訴道：「爹爹，今天是媽媽被神仙救去的日子，好多年了，怎麼還沒回來呀？」雷二娘也紅着一張苦臉說道：「他三個在塾裏，書也不念，話也不說。老師知道那年是今天出的事，怕急壞了他們，見雪勢漸止，不等放學，就叫回來。想起來也真叫人傷心呢！」蕭逸聞言，悲痛已極，猛然心中一動，暗忖：「多年過信小兒之言，以爲愛妻未死，不特衣冢未設，連靈位都沒有。如真仙去，可見仙人常由此經過，又久未歸來，當可誠求。就說她恨着自己，女子如此至性孝思，必可感其降臨。如已死去，多年未營祭奠，今值忌辰，更應哭祭一番，略盡點心，不枉夫妻一場。」想到這裏，忙命二娘去廚房趕備愛妻平日喜喫的酒菜和一份香燭。日裏先虔敬通誠，乞仙憐佑，賜歸一見，或是到時略示存亡靈蹟。晚來率了子女，去至竹園當年自盡之處，先照日裏乞求默禱，靜俟仙人降靈。如無迹兆，事便子虛，那時再行遙祭。再等三日，設位立主，改葬衣冠，重營祭奠。

二娘心虛內疚，日懷隱憂，巴不得能判出仙蹟真僞，好安點心；或是設法吐實認罪，挽蓋前愆。聞言大爲贊同，忙即如言辦理去訖。這日門徒恰已先期因雪遣散，衆人也知是他傷心之日，不便相擾，無一外人在房。蕭逸便把前一段意思告知子女，勸道：「你們母親已成仙人，雖說遲早回家看望你們，但不知還要多久。今天是她仙去的日子，那位老神仙說不定要由此經過，恰好雪也止了。今晚人靜後，我父子四人同了雷二娘，備下香燭，給神仙和她上供，一同虔誠禱告。她心一軟，不該回來的，也回來了。你們單哭有甚用處？」蕭珍等三個小孩聞言，立時止了悲哭，恨不得當時就要前往。蕭逸說：「日裏有人過往，神仙必不肯降。祇可先隨我往佛堂燒香叩頭，通白一陣，不要張皇，鬧得外人知道，反而不好。」三小孩連聲應了。

蕭逸見三個子女個個熱誠外露，孺慕情深。大的低頭沉思，一言不發；兩個小的，不住問長問短，到底今晚媽媽能回不，俱都滿臉切盼之容。好生傷感，隨口安慰了幾句。雷二娘回報，香燭備好，上供的菜餚酒果，已命廚房預備，俱是主母愛喫之物。等自己隨着主人進香通白之後，立即親往庖製。蕭逸聞言，便命子女洗漱，重整衣冠。大家同往佛堂，在觀音座前進完了香，父子四人先後跪祝了一番。雷二娘神明內疚，本已悔恨交加；再見三小兄妹祝時聲淚俱下，哭喊媽媽，甚是悽楚動人，愈發觸動酸腸。想起那年主母纔走，不多一會兒，主人便回，自己如非誤受奸人誘迫，祇要稍一抗拒，三姦陰謀立即敗露，主母還可挽救回來。即或不然，她一生清白，總算洗刷乾淨。何致把一個賢德恩厚的主母，害得夫離子散，生死不明？如真仙去，自己縱然負她，尚幸年來未有逾分之求，對她子女尤極用心照料。畹秋厲害，自己懦弱，均所深知。異日歸來，諉諸被迫無奈，也還有個解說，她爲人厚道，必允將功折罪。最怕葬身雪窟，因爲蕭珍一言，

連神主都未給她立，三姦又復散佈謠言，村人背後頗多妄測，似這屍骨無存，死猶蒙垢，問心如何對得她過？又是愧悔，又是悲痛，不禁哭倒在地。

蕭逸見她如此，以爲戀主興悲，不便拉她起立，忍淚勸道：「她乃仙去，並未真死，今晚不來，也必有感應，你何必這樣傷心呢？起來去做菜吧。」說了兩遍，二娘仍抽抽噎噎，邊哭邊訴，口中喃喃默祝，通莫理會。三小兄妹也跟着勾動孝思，哭了起來。蕭逸祇得又去勸哄子女，無心中祇聽得二娘低聲哭訴，大意說：「你是個清白身子，到如今還鬧得這樣不明不白。你如死去，就該顯靈，活捉你的仇人。如果是成了仙，哪怕不願在塵世上住，也該回來一下，把事情分個水落石出，就便看看你這三個愛兒愛女呀！我知我對不起你，太該死。雖然你託我照顧你兒女，曾盡了點心，到底也抵不過我的罪過，你要知道，我實在是一時鬼迷了心，被人所害，不是成心這樣，你無論是仙是鬼，你祇顯一次靈，親身回來，我就死了，都是甘心，省得叫我白天黑夜，問心不過呀！」

二娘原是死期將至，近來天良激發，較前愈甚。當時悔恨過度，神思迷惘，自以爲暗中通白。誠中形外，言爲心聲，竟忘了有人在側，不禁把滿腹悲懷，順口吐出。蕭逸先聽兩句，並沒怎聽清。忽覺有因，湊近二娘前後，再一細心諦聽，愛妻之死，竟是有人暗算，身受奇冤，二娘自身似有不可告人之事，否則不會多年不吐隻字。看她爲人，又極忠正，不致若此，料有難言之隱。今日觸景傷情，一時愧悔忘形，無意中泄露。愛妻自盡，未見遺書，本覺出乎情理之外。聽二娘口氣，分明出事之時，不特愛妻向其託孤，連仇人奸謀也曾預聞，弄巧遺書被她藏過也說不定。當時心如刀絞，難受已極，本想喚起盤問。側臉一看，三小兄妹俱都聚在右側神案前，相攜相抱，也是連哭帶訴。心無二用，二娘之言似未聽去。靜心耐氣一尋思，三個小孩，因爲疼愛他們過度，又各聰明，肯下苦功，年紀雖小，已得蕭氏武功真傳，頗學會幾手絕招。平日口口聲聲，說乃母爲人所害，早晚母親回來，問出是誰，便去殺他一家，爲母報仇。如今事尚難定，全村中人非親戚即同族，愛妻與人並無仇怨，事乃自己發現，無人告訴。萬一她自盡以前，疑心有人告發，有甚誤會，二娘聽了，信以爲真。一盤問，被小孩聽去，誓必不共戴天，一旦鬧出亂子，誤傷外人，何以善後？既有隱情，總可問明，何必忙在一時？想了又想，總以暫時含忍爲宜。反恐二娘哭訴不完，被子女聽去。借着往前剪燭花爲由，故意咳嗽一聲，放重腳步，由二娘身側繞到她頭前佛案邊去，口裏大聲勸道：「二娘，天都不早了，盡哭作甚，還不做菜去麼？」二娘忽然驚覺，立時住口，又低頭默禱了一陣，方始含淚起身，往廚房中走去。

蕭逸憑空添了滿腹疑團，三個子女寸步不離，又不便調開來問。前幾次想到晚秋身上，

又覺不對。愛妻冤枉，當是真情，所說仇人，許是一時誤會，必無其人。正在心亂如麻，苦無頭緒。這時三小兄妹已經乃父勸住了哭，愁眉淚眼，隨侍在側。內中蕭璉最是天真爛漫，忽然憨憨地問道：「聽哥哥說，媽去時沒帶甚麼東西，祇穿了一身舊衣服。這麼多年，想必都破了。新的衣服鞋襪，都被雷二娘鎖在樓上。爹爹還不叫她取出來，今晚回來，拿甚麼換呀？」蕭逸猛地心中一動，想起愛妻視二娘如同親人，衣履均交存放。起禍根苗，乃在內弟箱中搜出一雙舊鞋。如今遍想暗害之人，俱都無因。祇二娘自出事後，對子女家務愈發用心，料理周至，今日卻吐出這等言語。莫不成賤人久守望門寡，看中自己，害死愛妻，意欲竊位而代？仗着取放容易，設此毒計？嗣見自己守義潔身，恥於自薦，不敢相犯，又欲借照料家務子女情分，打算磨鐵成針麼？愛妻赴死以前，必當她是個好人，卻誤會另有一人害她。遺書總顯破綻，故此匿而不獻。越想越對，轉誤疑二娘陰謀害了愛妻。心思一亂，竟忘二娘前半言語，怒火中燒，目眥欲裂，若非礙着子女，幾乎按捺不住。暗罵：「無恥賤人，今晚人靜以後，我必問出虛實，如所料不差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當時雖未發作，心內痛苦，實已達於極點。這一誤會，卻害了二娘一條性命。

人越有事，越覺時光難度，父子四人，好容易盼到天黑。連雷二娘，誰也無心再進飲食。料定雪夜無人上山，日裏又曾吩咐門人不令來謁，略捱了片時，等下人喫完夜飯，便令各自早早安歇。父子同了二娘，分持了祭品香燭，同往竹園昔年歐陽霜自盡之所，望空祭祝。剛把香燭點好，衆人已是淚如雨下，三小兄妹更是媽媽連聲地痛哭起來。蕭逸向着仙人默禱，隨又喊着愛妻的名字，通誠祝告。自述悔恨，請其寬宥，不說丈夫，也看在子女面上。三小也跟着跪在雪地哭喊媽媽，俱都淚隨聲下，甚是悲痛。雷二娘觸景驚心，越發悔恨，也在旁邊低聲含淚祝告，不知不覺，又露出了兩句心裏的話。這時蕭逸對她已是留意，一聽她在旁跪祝，立時住了悲泣，潛心細聽，不禁疑點更多，決心當晚盤她底細。礙着子女，仍未即時顯露。大家祝告一陣，起身靜候仙靈感應。

這時雪勢早停，雖在深夜，雪光反映，清晰可睹。加以寒風不興，燭焰熊熊，照見竹園內森森翠竹，都如粉裝錦裹一般。白雪紅燭，相與陪襯，越顯得到處靜蕩蕩的。除卻枝頭積雪受燭煙融化，不時滴下一兩點雪水，落在供桌上，發出噠的一聲輕響，更聽不到半點別的聲息。大家凍着一張臉，把手揣在懷裏面，一個個愁顏苦相，滿臉企望之容，時而看看天上，時而看看四外。偶然左近竹枝受不住積雪重壓，成團下落，便疑仙靈到來。似這樣又呆過了好一會兒，仍無動靜。小孩家性情，哪裏還忍得住，有一個首先發問：「媽媽怎還不來？」第二個便跟着哭了。蕭逸見子女孺慕悲思之狀，不禁心酸，祇得又拿話一一哄騙。當晚的雪，深幾二尺上下，雷二娘命人打掃出上供的地方，祇有兩

丈方圓。雪後奇寒，菜還未到供桌，已是冷凝，晃眼便凍。人立四面雪圍之地，來時雖然俱加了重棉，持久禁受，仍是難當。蕭逸先還欲以子女的至誠來感格仙靈。嗣見久候無信，忽又疑妻已死。加以身凍足僵，小的兩個子女挨凍，哆哆嗦嗦，說話聲音都顫。猛想起莫要前言是假，仙人不降，卻把兒女凍壞，豈不更糟？無奈子女滿腹熱望，急盼娘回，叫他們回房，空引他們懸望，決然不肯，話甚難說。幾番躊躇，果然纔一張口，當下小兄妹異口同聲，齊說今日媽不回來，死也不回房去。言還未了，又顫聲悲哭起來。蕭逸看他們鼻青臉烏，不能再延，祇得仍用苦肉計，裝作自己受凍不起，連哄帶嚇勸解；並說仙人所居必遠，當晚不能就來，須隔些日。這樣三小纔哭哭啼啼，委曲答應，一同迴轉。

蕭逸見雷二娘又獨跪地下，喃喃默祝，在在顯出失魂落魄之狀，越恨不得當時盤問清楚。便想了一個主意，推說怕小孩受凍足僵，須先抱送回去，祭品還要再供上一會兒，等小孩安睡，過了子夜再來。初意令二娘回房去烤火，少時再來。二娘死期已至，心還想揹他父子，盡情通白一番，力說祝時無多，少停或有靈應，己不畏寒，願留在當地，再等片時，真受凍不起，再回房烤火不遲。蕭逸一想也對，如非怕凍了子女，理應如此。便囑她留下觀察，如有迹兆，及時奔告。果真大娘回來，千萬拉住她，說自己不好，但是兒女可憐，現恐凍病，逼回房去，務望到家一看。說完，抱了兩小兄妹，力逼蕭珍，同返臥室。

蕭珍還好，蕭璇、蕭璉雖練過功夫，體力堅強，畢竟年幼，從未受過這般寒冷，回房先是周身冰冷，再一烤火，被熱氣一逼，又是悲思過度，當時發燒病倒，滿嘴囈語，哭喊媽媽，蕭珍雖未凍病，也是淚眼瑩瑩，如醉如癡。急得蕭逸萬分後悔，錯了主意，大罵自己糊塗，祇顧思想愛妻，怎會忘了子女小小年紀，去叫他們受此奇寒？忙用火盆中沸水，給三小兄妹洗了腳。又尋些常備的藥熬來喫。口裏還不住哄勸，心裏卻萬分酸苦，嘴和四肢同時並用，忙了個不亦樂乎。好容易給子女脫了衣服，哄入被窩。蕭珍年長，還算能體乃父苦心，見父愁急，心中祇管悲痛想娘，面上還不甚顯，叫睡就閉目裝睡，尚不磨人。這兩個小的，孝思誠懇，又在病中，這個剛哄得似睡非睡，那個又一聲「媽呀」哭醒轉來，身更火也似燙，叫人怎地不急，怎地不難受？蕭珍見狀，恐把父親急壞，急爬起來，與乃父一人抱一個在懷中臥倒，撫摸哄勸，費了一個時辰，好容易纔將兩個小兄妹哄睡。蕭逸想起雷二娘尚在園內，莫並病了，無人料理家政，又急於想問前事。知長子明白輕重，不會再鬧，假說要幫二娘收拾東西，並看仙人有無靈蹟，弟妹都生病，千萬代我照看，不可起身，我一會兒就來。蕭珍應諾不迭。

蕭逸忙往竹園中跑去，身未近前，見祭燭已熄，雷二娘似已他去。心方一動，忽一陣積雪羣飛，繞身亂轉。昏林之中，彷彿有一鬼影閃動，不由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。當時祇覺肌膚起粟，毛髮根根欲起。因是素來膽壯，略微驚訝，以爲偶然風起，一時眼花，沒甚在意，仍然踏雪疾行。跑到供桌前一看，二娘不知何往。所有香燭供品，全都被人發怒擲碎，燭淚油腥，滿桌狼藉。燭本長大，殘燭約有小半支，與臨回房時所剩差不多少，彷彿自己纔回房不久的事。如是鬼神顯靈，二娘尚在，不會不來奔告。即便怕冷回房，也應通知，爲何不在？心正驚疑，忽又一陣陰風，起自身後，似有一隻冷冰冰鬼手，又涼又尖向後腦抓來。蕭逸本在疑神疑鬼，再經這一下，不禁嚇了一跳。仗着身法輕快，剛覺有異，哪敢回看，忙即向前縱去。縱出老遠，覺未追來，方始麥着膽子，回頭細看。祇見雪深沒膝，茫茫一片，風已停歇，哪有鬼的影子。一見身陷雪內，知逃時用力太猛，落地竟未提氣。憑自己本領，就有鬼何妨，何致望風驚心，這般膽小？不禁失笑。繼而想：「適纔明明有一物觸腦，並非積雪竹枝這類。」一奇怪，不禁把頭往上一擡，猛瞥見果有一條鬼影懸身空際，背向自己，兩手一張，依竹而立，心中大驚。一摸身旁，一樣兵器未帶，正發急間，漸覺那鬼呆立竹間，懸空不動，背影看去頗熟。同時天上雪花飄飄，又下了起來。猛地想起前事，定睛一看，果如所料，脫口喊了聲：「雷二娘！」忙縱過去，果是雷二娘，業已吊在一根高竹竿上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本想解救，可是一查看，見二娘吊的是她隨身絲絛，繫在竹竿中間有橫枝處，長舌外伸，手舞足張，死狀甚慘，並且離地有一人高，竹竿冰凍堅滑，不易攀援。憑二娘本領，決縱不上去。估量兩番禱祝，自吐真情，再看供物和香火的零亂翻倒之狀，定是遭了鬼戮。否則她性情柔和，與人無忤，村中素無外人，誰來害她？料死已久，定救不轉。這一來，越料愛妻中了她的陰謀。反恨她死得太早，沒有全吐真情，聚集村人，明正其罪。想起昔日夫妻恩情，不由又望空哀號一陣。因己立身爲人，素得村人敬重，雖然無慮，終不願親手去解。忙趕回後院，將廚婢工人喚醒，將屍首解下，停在她的房內。雪已愈下愈大了。

次日蕭逸召集村人，說妻室出走，久無音信，疑已野死，昨晚是她失蹤之日，特就當年自盡之處，望空遙祭，攜子女先歸；雷二娘留後撤祭，忽然自盡，吊死竹林之中，死狀甚奇，想是遇邪等語。村人俱知二娘對於蕭氏夫妻父子，最爲忠誠，相處更好，平日提起，老是讚不絕口，毫無可死之道。吊死的所在，憑二娘決上不去。俱猜竹林鬧鬼，並連歐陽霜之死，也由於此。嘆息了一陣，俱都不疑有人暗害。蕭逸對二娘雖然不無疑忿，因事未詢明，遽死非命，念在多年服勞操持之勤，依然給她從優埋葬。

經這一來，仔細回憶愛妻生平心地爲人，越斷定她死得冤屈。又想到愛妻既將仇人活捉了去，可見仙人救去的事，是出於小孩夢囈，昏迷之言，無可憑信。想望一窮，不由悲

從中來，愧悔無地。加以二娘身死，家務俱要親理，小孩缺人照料；三小兄妹更因慈母不歸，仙靈毫無感應，雖未哭哭啼啼，牽衣索母，總是愁眉淚眼，絮問歸期。有時放學回來，隨定乃父，圍爐談笑，論文說武。正說得好好的，方覺天倫之樂，略解愁煩，內中一個想起，祇問得一句：「媽到底要哪天回來呀？」話纔脫口，那兩個跟着笑容頓斂，潸然欲涕，立把滿室春氣，化成愁雲慘霧。又不知要費若干口舌，纔能使他們止淚含酸，不歡而睡。小孩家純然一片天真，三小兄妹雖聽乃父和村人露出乃母已經野死，過了當年，就要告廟設主的信息，依然執意不信，斷定乃母仙去，總會有日歸來。祇是孺慕太深，苦思不已，哀而不傷，悲而不痛。但惟其希望未絕，故此常時都在盼想，也容易放落，事過便忘。一會兒想起，又復情殷乃母，啼淚縱橫。日常如此。

蕭逸本已悲深心碎，觸緒傷懷，不能自已，哪裏再經得起這三個愛兒愛女至性至情磨折和無人理家的煩擾，鬧得終日愁索心病，悽然欲死。祇半月工夫，人便消瘦了好多，連武藝都無法傳授了。畹秋雖然陰險狠毒，用情卻極專篤。見他悲苦，先疑下手稍慢，二娘或已泄露。嗣經仔細查探，竟似疑心乃妻死於二娘之手，奸謀已遂，寬心大放。想起蕭逸絕好一個家庭，祇爲自己一念之忿，害得他這等光景，不由又憐惜起來。除每日同了丈夫、女兒及蕭元夫妻前往寬解陪伴外，順便並代指揮下人，料理家政，漸漸有了條理。又因年事將近，一切均爲部署周詳。蕭逸見她諸事井井有條，自己已不似二娘初死時那般事必躬親，雜亂瑣細，身心交敝，頗看出她多年來餘情未斷。但又每來必與丈夫相偕，發情止禮，言動光明，一協乎正。由不得又是感激，又是佩服。哪知愛妻出亡，二娘慘死，全出於她的陰謀毒計呢。

原來三姦見雷二娘所求難遂，相待日疏，知她爲人忠厚，早晚必吐真言。以蕭逸性情爲人，三姦本人受報不說，全家老小，均難再在村中立足。因此，決計除她滅口，以防後患，蓄謀已久。無奈蕭家三子女，大的蕭珍已快成年，兩小兄妹也都生具異稟，神力兼人。乃父因念無母之兒，格外鍾愛，欲其速成，用盡心思，授以藝業，已得了蕭氏許多不傳之祕。平日一個對一個，同門中六人過手練習，往往喫他們佔了便宜。雖因年小，別人成心相讓，以博一笑。蕭珍卻是真有過人之能，小小年紀，心靈手快，力大身輕，尋常休想動他。二娘又守着主母臨去之誡，永遠和他們三人同出同入，寸步不離。有這三小孩在一起，簡直無法下手；祇有夜間前往行刺，尚可成功。無奈蕭氏父子俱是能手，又常有心愛門徒留住受教，稍有動靜，必被警覺，鬧穿豈不更糟？此外又別無良法，爲難了好多日，老是遲疑不敢。

這日畹秋同了女兒瑤仙，往蕭家隨同練武，大家都在場上，忽然口渴，自往堂屋取茶。

一陣風過，隔門簾望見二娘在門外與一女婢閒談，猛地心動。走近間壁一聽，二娘正說道：「我近來也不知怎地喫不下，睡不安，彷彿有鬼附身一樣。你知道大娘死得太冤枉麼？有一肚皮話，也不好和人說。我和你同住一屋，彼此相好，我拜託你一件要緊事：我現在白天黑裏，老疑心有人要害我。我這種人早就該死，死原不怕，祇是氣他不過。不論甚麼地方，尤其在我屋內，你更要留神。你祇要聽見我快死的信，連忙趕去，我必留着一口氣，把心腹話對你說明。千萬不要忘記。」畹秋聞言，大喫一驚。方要再往下偷聽，場上小弟兄姊妹們練功已完，嘻嘻哈哈，紛紛縱步進來。愛女瑤仙，也在其內。恐被室中人覺察，也裝作一同走進，先趕向門前拉着女兒，再往裏走，故意高聲說道：「也沒見你們這般愛口渴，功纔練完，就要喝水。你看大師兄、二師兄他們喝麼？」衆小兄妹本意穿堂而過，往後面山上玩，並非口渴。畹秋說完，隨掐了一下瑤仙，瑤仙機靈，頗有母風，聞言方欲答說不是，立即會意，改口道：「今早來時喫稀飯，鹹菜喫多了。」一言甫畢，二娘聞得畹秋口音，果然生疑，揭簾一看，見是由外走進，未被偷聽，也未答理，便退了回去。三小兄妹隨即由外屋跑進。

三姦回去一商量，越慮事機已迫，二娘業已愧悔怨望，早晚事泄無疑。連伺三四天，方苦無隙可乘，忽然大雪連朝，恰趕上第二次歐陽霜出亡之日。畹秋知每年這日，蕭家父子和二娘必要哭鬧一陣，門人弟子，不許進謁，不見一人。惟恐到了傷心至極，二娘漏了，好生憂急。又與蕭元、魏氏熟商一番，決計涉險一行，見機行事。出事的頭一天，便冒風雪，前往窺伺，有無下手之策。去時未帶兵刃，以便事發，推說愛女因師父不肯傳授心法，歸家痛哭，特來求教，以便有個借口。到時，二娘因蕭逸避嫌，晚飯後便令歸房，室中祇有蕭氏父子四人圍爐傷嗟，聽口氣頗多可疑。算計蕭逸本領高強，村中外人不入，不會防備及此。但行刺暗殺，終是不妥，思量無計。

第二日膽子稍大，又約蕭元同往窺探，本心是想偷入二娘室內，點傷她的要害。因知二娘樓居，睡時樓門關閉，祇帶了根繩子備用，仍未攜帶兵刃，不料恰好用上。到時窺見室內無人，悄悄繞出堂屋。方欲設法上樓，忽見竹林內燭光掩映，想是當夜是歐陽霜斃命之日，定在竹園高祭無疑。忙和蕭元悄悄繞路趕往，如遇上便說是望見火光而來，也不妨事。二姦伏身之處，近在祭臺左近坡下雪凹中，竟無一人覺察。二姦也真有耐心，在雪窟裏挨着酷寒，等了半夜。直到蕭氏父子四人回房，二娘沒有顧忌，愈發肆無忌憚，連哭帶訴，把三奸毒計和胸中積怨，一齊說了出來。蕭元怕冷，自蕭氏父子一走，就要動手。畹秋本心也想威逼二娘，下辣手拷問實情，究竟漏泄機密也未。一聽二娘出聲禱告，說的正是經過和現在的情形，聲音又不低，聽得頗真，大合心意。忙將蕭元止住，靜聽下去。後來二娘訴了一遍，又是一遍，咬牙切齒，把畹秋、蕭元罵了個狗血噴頭。

知她膽小，事情未泄，心中大放。又查看她悲忿填胸之狀，久必生變。話已聽完，哪裏還肯容她活命。忙令蕭元裝作鬼聲，在坡下低聲哭叫，使其害怕分心。自己繞至二娘身後，去點她的要穴。誰知二娘故主恩深，當年內疚神明，心中苦痛已極，恨不得主母歸來，以死明心；乍一聽鬼聲，當做主母顯靈，並不害怕，反倒哭喊大娘，朝坡下走去。蕭元年近半百，血氣漸衰，武功又沒甚麼根底，隨定畹秋，在深雪裏潛伏了半夜，身已凍僵，不能轉動，聲音也都發抖。

當時祇知按畹秋之言行事，不知四肢麻木，失去知覺。以爲在大雪深夜，無人之際，二娘聞聲必定嚇昏。不料剛顫巍巍叫了兩三聲，二娘已循聲趕來。偏是身在坡下，立處較畹秋先立之處較低，看不見上面，叫早了些，畹秋還未繞近二娘身後。兩下里相隔又近，見二娘不肯停步，眼看就要對面，畹秋相隔尚遠。蕭元心想二娘不會甚武功，一被看破，立時衝將上去，將她撲倒，那時畹秋也必趕到，一下就可了賬。方欲伸手，作勢準備，猛覺兩手不聽使喚，心中一驚。把身往下一蹲，不料和雙手一樣，擡不起來，蹲不下去，知道不妙。竹林離蕭逸所居樓房不遠，平日推窗可見，雪光又白，祇要被二娘大聲一喊，立可聞警追來。即使畹秋已將二娘弄死，以蕭逸的腳程本領，休說自己，連畹秋也逃走不脫。